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金台全傳

### 第四十八回 孫知縣囑禁斃監 孟家莊窩巢剿滅

講到劉興一想，我若救了寶爺，難轉東京，見不得太師之面了。別的物件一些不拿，單把積下來的二百九十兩銀子藏在身邊，扮做差官，同了八個伴伙，也是澹台惠手下之人，上馬加鞭，竟往淮安進發。到了總兵衙門，高聲叫道：「轅門上那位官兒在麼？」早有轅門千總上前呼喚問道：「你們那裡來的？」劉興道：「聖旨下了，快報總兵知道。」千總應聲：「是，是，是！」連忙去報總兵。總兵吩咐大開轅門，迎接差官。堂上坐下，家人備了香案，請欽差大人開讀聖旨，下官跪聽。劉興道：「啊，寶老爺，那聖旨不是真的，乃是澹台惠為了貝州金台，假傳旨意，前來害你。啞啞啞，假旨在此，拿去自看。」就將假旨遞與總兵。總兵接下拆開觀看，看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澹台惠，你與金台有仇，干我甚事？思量害我豈不可笑。但不知足下尊姓大名？不聽奸臣之囑，反來通信，下官此恩此德，無日不忘。」那時劉興就將住居名姓，並將從前落難受救命之恩，從頭至尾細說一番。總兵聽說，哈哈笑道：「妙啊，好一個知恩知義大丈夫。若日後下官忘了你，不得好死的。」劉興道：「啊呀呀，老爺何出此言？」寶爺道：「但你沒有下官的首級，怎生去見奸臣之面？」劉興道：「小人未出東京，先有不轉東京之意。回到家中與母親兄弟另尋所在，別圖事業了。但小人去了，外邊還有隨來的八人伙伴，不是小人的心腹，放不得他們到京，免興風波。」寶爺應道：「極是。」登時傳令，捉牢八人。手下答應一聲。那八個伴伙真晦氣，上天無門，入地無洞。上了刑具，人人怨恨劉興。劉興又與總兵道：「主意須當拿定，尤恐奸臣再來打算。」總兵答應連連，酬謝劉興二百兩銀子，劉興再四推辭而去。寶爺進去稟明太夫人，太夫人大怒：「可恨奸臣如此不仁，若沒有劉興通信，我兒早做刀下鬼了。」夫人叫聲：「相公啊，今日呢，幸有劉興通信，免了目前之難。但恐奸臣又來算計，沒有第二個劉興了，算來日後定有災殃，倒不如未雨綢繆，定個主張，棄官而遁罷。」寶爺道：「噯，夫人，你說那裡話來。下官沒有什麼差處，奸臣尚且要害我，如若掛冠而遁，正中澹台惠的奸計了。況且上有娘親，下有妻子，休得這般胡講。下官豈可負君的麼！」太太叫聲：「兒啊，萬一奸臣又來算計，如何處置？」寶爺道：「母親，不妨，孩兒有個道理在此，把那奸臣手下伴伙八名做了憑據，送到滄州柴王千歲那裡，求他奏明聖上。不但孩兒永遠太平，那奸臣倒也難保了。」老夫人道：「我兒主見甚好。但你自家離不得任所，須要打算一個能乾人前去才好。」夫人叫聲：「相公阿，須要誠實之人去的，切不可胡亂差人，倘然也露了風，事大如天，使不得的。」寶爺道：「我也想別人多差不得，只有你的兄弟沈君懷為人正直，就把他來差一差罷。」夫人道：「相公之言甚是有理。事不宜遲，快些打點。」寶爺道：「曉得。」便辭別母妻，靴聲禿禿，走進書齋，更換便服，就將稟折來寫。寫罷，哈哈笑起來道：「澹台惠啊澹台惠，下官並不觸犯於你，你卻來害我。我今將此假旨為憑，稟懇柴王千歲，奏明萬歲，正所謂因要害人反自害。哈哈，管你烏紗戴不著了。」寫完丹稟，隨即封好。講那沈君懷，只因讀書不就，棄文習武。豈知武藝不精，故而總兵衙門效用。一切官員，不好將他輕慢，人人多叫他舅爺的。如若總兵存了私呢，弄個武官與他做做，卻也不難。只為寶爺正直無私，雖為郎舅，並不存心，總要他武藝精通，然後提拔。所以如今尚不做官，效力軍前。總兵即日差他一行，沈君懷得了此差，並不延挨，忙收拾動身。總兵就將八個奸臣手下之人點明姓名，緊上鐐銬，打入囚車，點兵一千，隨了沈君懷，竟往滄州進發。未知可能得見柴王，在後再表。

再說王寧奉公差遣，不敢遲延，日夜兼行，快馬加鞭，即趕路匆匆到了江西，到知縣衙門下馬。宅門上面去稟報。孫老爺聽說澹台惠打發來的，不敢怠慢。有一句古話說的：宰相家人七品官。便頃刻開大門。迎接進去，見禮坐下，談了幾句套話，就開出來書，交與縣官。那時，孫爺便將書信拆開，從頭細看，看完藏過。便說：「下官知道了。王哥暫且耽擱幾天，事成之後，方好回京，上覆太師。」王寧便道：「孫爺若得用心辦理，俺家太師爺必然提拔，做個三品官兒。」孫老爺道：「承太師之命，下官怎敢不依。」登時備酒款待王寧。孫知縣等到夜深人靜，密傳禁子姚龍，悄悄吩咐：「三日之內要把金台點戮，明日先動病呈，事完之後，重重有賞，泄漏機關，活活處死。」禁子應道：「曉得。」姚龍立刻進監說與同監眾弟兄知道。七個禁牌多唬壞了，人人面漲通紅，說道：「啊呀，大哥啊，久慕貝州好漢小輩英雄，一則有功於社稷，三年之後封官。二來天下英雄好漢，又與何其是師弟兄。我們若把金台害了，與何其朋友面上過不去的。」姚龍道：「啊，兄弟們，這是澹台惠的主意。本官吩咐，叫我也是不得不然的。」眾弟兄說道：「姚大哥，為人天理良心總是要的。澹台惠與金好漢有殺子之仇，如此恨他，他又不曾殺了我們的父母，前世無冤，今世無仇，活卜卜的人，如何將他弄死？於心何忍？本官是貪圖提拔，故而如此。我們不過賞了幾兩銀子罷了。銀子是用得完的，犯不著乾這些絕子絕孫的事。使不得，使不得。」眾人不肯。姚龍頓然一呆，想去思來無主見。笑起來：「本官原不應該。」便叫聲：「兄弟們，那金台已問了立斬之罪，與其一刀兩段，到不如將他點戮，全了他的屍，豈不是好麼？」多道：「噯噯噯，大哥，寧可把他一刀兩段，不死我們手內，乃死於王法。若要我們動手，是斷斷不能夠的。」姚龍道：「兄弟們，這是我已答應本官的了。」多道：「你去答應，不干我們之事。」姚龍道：「啊呀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姚龍歎聲不絕，把手亂搓，一想：「七個弟兄大家不肯，叫我一人動手，如何是好？也罷，待我明日先把病呈動出，再行打算便了。」書中慢說姚龍，再說同監七個弟兄，你一聲我一句，說道：「明日等何其到來，把此情由通知他，叫他救命金台去罷。」一個道：「兄弟，這個使不得。若叫何其救了金台出去，多是我們眾人身上的事，大家走不開的。」那個道：「啊呀，這便怎麼處呢？」七個伙計一無主張，一宿無話。來朝紅日東升，那時金台病呈，姚龍硬了頭皮動出。孫知縣傳諭該房，速備文書，詳明上憲。此話書中暫且丟開。

再說英雄先後到來，逢人動問：「何其住在何處？」回說：「從前住屋遭了火災，今在杏花莊上。」各人灑步問到何其家裡，何其隨迎接進內。人多屋小，擠擠挨挨，與眾位英雄們見禮。裡面娘娘道：「啊呀，你看三十餘人多是梢長大漢，好不怕人。料想他們非為別事，必然到此望金台的。妾身且烹茶，出去款待不款待，悉聽官人主裁便了。」少話娘娘裡頭的話。原說眾位英雄各通姓名，多為金檯面上來的。何其家裡只得四椅兩凳，那裡坐得下三十餘人？不但沒有坐位，而且立多立不下。何其只得又與汪同商議，借了徐大娘住的這所空房，以為一眾英雄存頓之所。吃酒吃飯俱是慶豐樓整備。張其、鄭千、高三保等問起金台之事，何其一一說明。眾皆大怒。張其說：「這椿事情多是方佳起的禍根，待俺先去殺了方佳，然後商量搭救金台便了。」高三保說：「方佳雖則不好，到底先是張蛟不好，他若不搶徐大娘之物，也不在杏花村上耽擱了。」鄭千、草橋花三、華雲龍等多說：「去追究張蛟這個戎囊，豈可饒他！我們先到孟家莊去，殺得他人頭滾滾，雞犬不留，回來再把方佳殺死便了。」那何其雖只是個拳教師，到底沒有強盜的膽氣，見了這班人必要弄出大事來的。但他們先到孟家莊，殺不得張蛟，必被張蛟先殺，倒也乾乾淨淨。便說：「多是張蛟起的禍根，應該先殺。只怕你們沒有這副本事嚇。」張其聽了，惱得他大叫幾聲：「有本事的，殺得他們雞羊貓狗一齊殺完。」鄭千便搖搖手道：「休要看得了然。曾聽得有人說過，孟家莊在水中，只有裡面船出外，不許外面舟船進去。只怕到不到孟家莊上呢！」一眾英雄聽了此話，俱稱不錯。那時，眾人多是呆呆的，看了一回，華雲龍說：「我倒有個道理在此，只消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或者到得孟家莊，殺得張蛟也未可知。」眾人哈哈笑道：「這倒使得，依計而行便了。」眾人主意已定，草橋花三先去弄了兩個空船，三十餘人扮做窮漢，多是暗藏軍器，別了何其，先後而行，分坐兩船，竟到孟家莊水路而去。

將近莊前，只見兩隻巡船內有嘍囉們，喝問：「來船何處去的？」張其啟口叫聲：「大哥，我等盡皆窮漢，只因行業全無，左思右想無生計，聞得孟家莊上有個張大王，是一個度量寬洪的大丈夫。」嘍囉道：「俺家大王爺原是寬洪度量的，好漢們待要怎的？」答道：「我們意欲前來投奔大王收用。煩勞吾哥稟知大王，若得大王收用，自然慢慢的酬勞。」嘍囉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啞啞啞，你們且在那首護莊橋邊等候，我們前去稟知大王。收與不收就來回覆你們便了。」張其道：「只要列位大哥幫襯幫襯，一定收的。」張其們兩隻小船停在護莊橋邊，巡江嘍囉前去稟知張蛟。那時，張蛟正在廣收人才，又只為人來投主鳥投林，乃慕我之名到此的，待俺收納他們便了。隨即吩咐：「喚他們來見我。」嘍囉答應一聲，去不多時，張其們三十幾個弟兄一湧而到。通過了假姓

名，張蛟一一盤問：「爾等何方人氏，又不老，又不小，為何不做營生呢？」答道：「大王爺在上，小的們多是山東人氏，只因連荒數年，一貧如洗，要做生涯沒有本錢，真正度日如年。聞得大王廣收人才，所以同心到此，求大王爺恩典收錄，感恩萬萬了。」列位，那張蛟正在收人之際，故囑他們進見。平日間若有人來投奔，總要問個分明，恐有奸詐。此時見他們共有三十六人，多是梢長大漢，並且聽他們的口音不像山東人的聲氣，故而動了疑了。便吩咐嘍囉們：「將他們一一搜檢，若無夾帶，然後收用。」嘍囉答應未完，大家著急。張其喝聲：「休得搜檢。」鄭千大叫：「先落手為強。」眾人同聲發喊，大家動手，各出傢伙，將旁邊七八個嘍囉青昌七折，七八個頭兒谷六六滾將下來。張蛟又驚又惱，高聲大叫：「狗頭們，休得無禮！」急忙去拿軍器，卻來不及了。十幾個英雄趕上前去，提刀亂砍，張蛟的本事原好，仗著兩個拳頭左招右架。一眾嘍囉鬧喧喧，個個手中拿了棍子打來打去的打，多是無能之輩，那裡敵得過眾英雄呢？逃了一半，死了一半。張蛟急得汗如雨下，本事雖好，苦於手中沒有傢伙，只好招架，不能還手。一眾英雄團團圍住，逃又逃不出來，又走不脫身，渾身流汗，手臂酸麻，高聲大叫：「娘子快來！」高三保說：「狗強盜張蛟喊娘子快來嚇。」被高三保夾頭一刀，吃飯傢伙跌下地來。大家哈哈大笑說道：「殺得好，爽快也。」那曉得裡邊殺出女英雄來了，他的名字叫飛龍女。只為有病初痊，來得慢些。他的雙刀甚是利害，三十六人一齊抵敵，雖如群牛鬥虎。講到飛龍女的本事，比了尤龍女的本事又好。只為他染了一場大病，才得輕強，尚在調理，未曾還元。一個人抵敵三十六人，殺了一個時辰，有些來不得了。一雙手臂也有些酸麻，氣喘呼呼，雙刀一晃，思量逃走。浦二的刀剛劈在他左肩上，叫得：「啊唷！」手中鋼刀落地。華雲龍的刀又劈在他右肩尖上，飛龍女疼痛非常，難以脫逃。鄭千趕過來，把刀砍去，頭兒落地，一命歸天。飛龍女已死，還有十二個丫頭，唬得魂飛魄散，思量逃走。豈知在數難逃，盡做刀頭之鬼。好漢們萬分歡喜，東尋西尋，一人不見，但見血流滿地。張其道：「怎麼清清悄悄，一個人多沒有了麼？兄弟們必要尋到，不可剩了。大家去抓出來，有一個，殺一個，見一人，殺一人。」眾人道：「說得不差。」一眾英雄多是殺星，一人說了，人人接應。手執明刀，各處找尋。柴房內七八個也一齊殺脫，廚房內六七個也性命難逃。東一堆做了刀頭之鬼，西一堆俱為斷頸之魂。還有一班下水脫逃，識水性的逃了性命；不識水性的，淹死江心。殺得來雞犬不留，盡盡絕絕。張其說：「我們去拿些財物來用用。」鄭千說：「一齊拿了回去。」草橋花三的見識甚好，叫聲：「列位兄弟們，休要六亂。我想杏花莊上房屋也不大，我們三十餘人敘在一處，倒不好。如今殺了張蛟夫婦，這個地方沒有人住，我們何不就在孟家莊權作安身之處？等待救了金台出來，一齊同往江員外家去，不知列位意下如何？」要知聚義情由，請看下回分解。